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五十三四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崔　堂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五十三

明 茅坤 撰

頴濱文鈔九

歴代論

宋武帝

東漢之衰曹公始蹊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羣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吕布劉表欲遂

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亦不失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

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為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畢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羌氏雖闕中之脣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為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巢蜀之饒富以經畧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

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

為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棄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淫名尚可以為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文帝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弒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弒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

弒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為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為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為弒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弒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

滅至其謀臣吕甥郤稱冀芮皆以兵死葢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内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為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甯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

逕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甯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既壯而為商臣之亂華甯子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荆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

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蹈簒弒之誅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畧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恚公之禍徐傅謝三

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

蘇氏兄弟晚年並以釋典之旨自解脫故其言如此然而所本易之形而上以為釋老之原則又對癡人說夢矣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為

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産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顔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

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
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
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
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
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
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絶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
道與吾道同而欲絶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
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

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舍身為奴隷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毁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忤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

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涸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穀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穀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絶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蹷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滅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

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罷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高祖論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羣盜天下為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予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

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閒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為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

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為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歴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吴以避王季亦畏亂故耳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唐太宗論

罪太宗以不知道三字確論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為戮不絶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夫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心腹

之疾而寘諸股肱何葢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禜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為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為之原其意亦欲夸當世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

使巽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制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秘讖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以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絶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羡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

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及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為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皇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絶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他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為

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為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為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

且治而幾至於絶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唐荆川曰篇中整叚抄故事而斷語全少蓋論之一體也
玄宗憲宗論
的確明切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債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為叛國

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桓公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竪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戹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强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

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鑿山冶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用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為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訹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後用張說源乾

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羣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荅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内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

還朝而程异皇甫鏄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池宫觀以自娱樂异鏄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异鏄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葢玄宗在位歲久聚歛之害徧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强宦官之横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

覆車相尋不絶於世盖末之思歟

五伯論

五伯優劣亦見於此矣兵戒亦云無為戎首故易曰聖人不得已而毒天下也

五伯桓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

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于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

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邾鄫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

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為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伯乎嗚呼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況其下者哉

隗囂論

論亦有據

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秉王莽之敗擁

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衆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葢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荆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

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為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

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已而後知所去就哉

符堅論

有深識而行文處非蘇氏本旨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霸功雖齊桓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羌氐我之仇讐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

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于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霸者之畧而懐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為深恥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歳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冲為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忘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内無垂萇之釁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

之度其滅慕容姚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如何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

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若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帥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兹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心負勝不顧其後宜其斃于垂萇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

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裳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

覬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五十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五十四

明 茅坤 撰

潁濵文鈔十

歴代論

知罃趙武論

即五伯之議論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歿

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為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罃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郤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罃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

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爾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

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爲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彊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爲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鄧禹論

或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禹與赤眉相持久而不決故遣之馮異代將而功成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餽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鋭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

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栒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因執前意盤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煞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為失計吾以為不煞赤眉方彊急之實難緩之為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彊而禹兵

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𤼵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賈誼論

子瞻以魏重於取蜀子由則以不取蜀為操之

老於兵

曹公入荆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

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
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
言端坐荆州使辨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
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
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
助劉而玄德固可慼矣惜乎謀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
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
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

有度而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稍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雲長益德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憑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

羣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葢知之矣

羊祜論

予由謂祜之滅吳不如范文子之釋楚以為外懼愳竊謂范文子處春秋列國之閒可為深慮

也晉與吳為兩大之國非此亡彼則彼必圖此吳主皓方以妖童淫虐其國晉不以此時下之是所謂圈虎而遺之患也及吳滅之後祐已先晉武帝而死矣君子欲以其身沒二十餘年之後而議功為罪不亦過乎予獨愛其言足為後世人主持盈者之戒故録而識之

善為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為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

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為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茍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淩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郤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弑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

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彊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

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鋭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為

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臥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論

其罪王衍甚確而其論東晉以來迄于唐似猶

影響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盖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為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

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政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罷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罷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罷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

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蕩其源阮籍父子溺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慾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

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至郊廟朝廷之義下至冠婚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寘寘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然

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内則譊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茍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説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僞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唐荆川曰有識見論處亦透

王導論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慾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

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為相達於為國之體性本寛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横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為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没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

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内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為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為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為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恭失民田氏以寛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

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嬰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吕氏盖大家世族為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為一攻之以毒藥刼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産為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産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

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為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晳鄭乃大治如眞所為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儉斃泰侈以成

其終也以為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産則遠矣

狄仁傑論

文不著意而篇中以緩得之四字誠名言也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吕后欲王諸吕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為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

於內皆不旋踵為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彊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為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為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

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浹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為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

州而立之盖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吕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没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毁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

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姚崇論

崇雖稱名相而其順適玄宗之欲以開末年驕侈之漸幾致亡國崇所不能辭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

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為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羣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為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

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已可疑矣既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贓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頲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此苻堅故殿也山有朽壞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饋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為人非為已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

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既沒玄宗愈老愈輕蔑羣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

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禄山則用輔璆琳専以適己為悦類崇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牛李論

僧孺外托鎮靜而於持危濟變處非其所能德裕内持果敢而藏䂲待時處亦其所闇要之均不知大臣之道者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慍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

廩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師德裕以為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僭孺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德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

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强方今議和好而自進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為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為私也帝力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

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内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為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邪既罷未久李訓為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為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

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悖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褧後皆為名卿德裕没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邪

陸贄論

贄之事德宗本末甚詳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其

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
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
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
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
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
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
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
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

使馬燧李抱真李艽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决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為之抽貫筭間假貸商賈空内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為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詿誤内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况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

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為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簒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逹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

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搆亂之口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襃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

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牢相李德裕以為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為帥張絳既為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贄之

逐也以程异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贄之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贄因事言曰齊桓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為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蓍龜也贄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為使贄反國而為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也哉

郭崇韜論

所言亦有見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如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

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湎聲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倔起未有識安危之幾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倿倖視之仄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為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為元帥而已為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

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為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釁以伐人蹈齊湣之禍而以為安惜其有智而未始

學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五十五 六

詳校官左中允臣璚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崔　堂

謄録舉人臣吳之承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五十五

明 茅坤 撰

潁濵文鈔十一

古史論

子由作古史以補史記之遺始伏羲神農下至秦始皇凡若干卷予覽其傳末所論次得失其言多確其文旨與太史公互相跌宕可誦者撮錄二十

五首

齊

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詡無異夫陳平賈詡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葢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以詭詐為之而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正天

下使人免左袵之禍孔子以仁許之然死不旋踵適庶
爭立桓公不得葬幸而不亡以管仲之智而不免於此
葢物有以蔽之歟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為其道
當自是往管仲為齊大夫塞門反坫身備三歸而桓公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為不害霸不禁
也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
設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
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

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媮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適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哉葢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魯

其思深其議亦確

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

而竊咻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葢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偪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夫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

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為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

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没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絶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陳

探本之論以是知儀秦之術無救於危亡而反促之也

楚方北征諸夏而陳蔡許鄭適當其衝其為國也難矣吳季子札見鄭子產曰子為國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以區區之鄭立於晉楚之間敬而不懾卒免大國之患非禮何以當之若陳蔡許顛沛隕越之不暇卒先鄭以滅善哉鄭渾罕之論之也曰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夫無禮則不能自立無以止大國之暴無法則不能字人民將不懷大國不予不折必仆民不予將以其力自斃此其所

以為亡之先後也

蔡叔

在周公囚蔡叔上說

世俗之說曰舜囚堯不得其死禹逐舜終於蒼梧之野周公將篡成王二叔譏之乃免於亂彼以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至哉今夫聖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耳而況與人爭利哉諸葛孔明受託昭烈以相孺子雖使取

而代之蜀人安焉然君臣之義沒身不替孔明尚然而況於聖人乎彼小人何以知之

衛

衛之大亂者再皆起於父子夫婦之際宣公靈公專欲以興禍固無足言者急子壽子爭相為死而莊公出公父子相攻出入二十餘年不以為恥賢愚之不同至此哉然急壽勇於義惜其不為吳太伯而蹈申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為廉矣未得為仁也昔者孔子之門人

季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反於衛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不正矣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人道絕矣孔子於是焉而欲正之何為而可靈公之死也衛人立公子郢郢不可

則衛人立輒使輒而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而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聵可也雖然孔子為政豈將廢輒而立郢耶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聵耳蒯聵得罪於父生不養死不喪然於其入也春秋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於衛成其為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為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晉

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丕要功於内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内外絶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霸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

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霸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甞一與楚戰卒以救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欒黶皆欲以戰勝楚惟智罃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不然二子將為先縠而罃將為林父如罃可

謂知兵矣

楚

楚靈王因陳公子招之亂而滅陳追討蔡侯般之弒君而滅蔡假大義以濟私欲晉政已亂莫之能較沛然自以為得計矣不十年而有乾谿之禍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刼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此其惡甚於楚靈王然傳子孫累世其禍乃應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矣一日有惡禍未即

報也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為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禍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棄而不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莊王既霸諸侯而楚遂以興天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誣也哉

燕

文本三折悉中規矩

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横之事説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絶遠而興亡之迹大畧相似彼説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為國者因而徇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僻陋

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燕僻北徼故其與中國相傾危者後耳非以蘇秦入而後被兵也

越

言東南利害之勢處雖未當而行文有法度變

換處並古人入彀處

吳以蠻夷爭盟上國凌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勾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疆無闔閭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羹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

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桓温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强北征失策而死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晏平仲

管晏兩評處是而姚宋一証更佳

管子以桓公伯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為

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其所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至於九合諸侯攘却戎狄未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利事武后立於羣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時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毀巡遊東都以為無害至於宋璟介潔特立於武后世排斥權倖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嘗以元崇比管

仲璟比晏子或庶幾焉

屈原

文跌宕其所責屈原以柳下季者似也予竊謂使原如札之逃而終身焉不入於吴之市亦可

漢賈誼為長沙傅過汨羅為賦以弔屈原曰歴九州而相君何必懐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歴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恵為士師三黜而

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枉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殉節以死然後為快此所以未合於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幾乎其志也哉

孟嘗君

評四君處亦與太史公相跌宕

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以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

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與韓魏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

平原君

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於為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拒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為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明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於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拒彊秦難矣哉

魏公子

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因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春申君

黄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巳子盜為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不然以黄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概於中乎

蘇秦

所議是而文亦跌宕

秦疆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横者易為功為從者難為

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歟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其所難為之術期年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王翦

翦提兵六十萬以擊楚非盡合戰之兵也楚方
二千里中多關塞要害非多兵則無以分其戍
守乘其所之兩壘相陣自古鮮有二十三十萬
以上而能有功者
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
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
為相單語趙奢曰非吾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
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

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吳干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彊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劒之為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髀之薄則刃不斷無鉤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為鈞罕鐔蒙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

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嘆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城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陣之間為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刺客

議論甚正

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冦殺衛侯之兄縶蔡公孫翩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讐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殭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乗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漕沫之事予以左氏考之曾莊公十年沫始以謀干莊公公用

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戰三敗沫以匕首刧齊桓求侵地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說載沫事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為口實而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為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春秋宋楚盟于城下齊魯盟于夾谷皆以要盟不書書平及會而已使沫信以匕首刧桓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于柯足以知其

非要盟也是以削去曹沫而錄其四人然亦非所謂賢也

虞卿

游說之士皆歷詆諸說以左右罔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翻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户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

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魯仲連

戰國游說之士非從即横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髡衍而從横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矣

穰侯

與後論並看子由所不滿范蔡處如掌

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叛逆昭王以逼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為國慮矣而范雎欲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范雎蔡澤

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

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而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絕而睢勇絕之獨不愧頳考叔茅焦乎及睢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睢蔡澤自為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白起

議起處是

予嘗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歎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彊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讀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决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爲之流涕也趙充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爲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卬嗚呼循道而不阿自古而難之歟

李斯

斯恬並亦無辭

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燔詩書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履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姦復偷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蒙恬

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脉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偷合取容咎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於瑯邪使毅還禱山川至於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